



文中子卷第六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
崇貴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
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文中子
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
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
謝安子曰簡矣問王道乎曰敬矣問温嶠子曰毅人
也問桓温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賈瓊問群居之

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
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
夫如此故全也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
以御今之有乎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子曰恭則物服懇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平
者也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
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子不荅既而謂薛收曰斯人
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
為美也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為
其然子曰嗚呼推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

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止乎無
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
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
陶所以順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
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
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
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
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
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狡乎逆上吾不與
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

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于朝直言
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
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
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
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
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
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鬪人以名子謂薛收
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

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
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
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
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
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敘
彝倫矣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遜我
生民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
鱣鯨非溝瀆所容也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入何
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曰仁義
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子曰

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

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

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分亭撰焉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猶善可矣不有言乎誰明道乎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

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邪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尤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

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
光夫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
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小雅
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
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
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董常
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賈瓊事楚公
困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
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光曰在險
而運竒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曰爲知言文中子
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
知之矣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
者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
叔第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
所宜也常名之季第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
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
與友也

文中子第六卷終

文中子第七卷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寡矣故君子沒稱焉楚
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溫彥博
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子
曰是究是圖曾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
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
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
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
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子曰太

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由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未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

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
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
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
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泣
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
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
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卹汝知之
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
稱也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冊則
幾乎典誥矣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
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瓊曰子於道有
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
或力不足者斯止矣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
聞鳳皇乎覽德輝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
事蓋明齊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
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
今之視昔也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
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
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
廉而慮齷齷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齋

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子曰宗祖廢而氏
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
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負夫人之知
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誅曰老夫亦何異之子
振頽綱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
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謂賀若弼
曰壯于趾而已矣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賈
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主孝逸謂子
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
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文中
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
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
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
可與其樂未可與其憂可與其憂未可與其樂吾未
見可與其憂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
子不可與語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
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薛收問一卦六
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倣天下
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
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

乎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
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董常之喪子赴洛道
於沔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讀易不輟
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
通天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
人聞之召舍具饗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
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
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加也斯可矣文中子曰
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子曰我未見謙而有
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
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
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
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
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
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
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
及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
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
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

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或問楚元王
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
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
亦宜矣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
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
咎矣夫

文中子第七卷終

文中子第八卷

魏相篇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更選時令遠乎哉子曰孰謂
齊文官曹娥曰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
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董常問古者明
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
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濁而不穢清而
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
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子遊馬頰之谷遂

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實威進曰夫子
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
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姚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實威曰終踰絕險
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旣而曰不可爲矣
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
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王孝逸曰惜
哉夫子不仕喆亦作哲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
生哉以萬古爲北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
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
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
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
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
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
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
無所思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
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
後乎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
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

立矣董常曰天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
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
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
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
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
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
之不極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子居家不暫
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
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子曰
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
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張玄
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
曰禮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
竊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
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
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
不知時無以爲君子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
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
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
常曰我未見動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子曰年不

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分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虞世基遣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天子可謂冥冥矣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文中子曰疑滯者智之蝥_死遇也忿憾者仁之媿_從曾也纖恡者義之蠹也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

至哉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詔俗姑存之可也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子讀說死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額頹如也重而不亢曰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挾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止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

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吾願見僞靜詐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
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
也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
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
畜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
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
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
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
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

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
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
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
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
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
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
而不得者也不知不得斯無性者也子曰嚴子陵釣於
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
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
上人子讚馮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

是以君子思以下人芮城府君讀說死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欵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无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訐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文中子第八卷終

文中子第九卷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
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
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
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
取者其稱人邪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
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瓊拜

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
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斃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
子而教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
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
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美焉惟精惟一誕
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
能不違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
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
王孝治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
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
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
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
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
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
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
豈養蒙之具邪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
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
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
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

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邪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邪吾獨恣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黜劉峻亦知言哉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矣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政矣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邪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

於歉養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
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
是以至治之代五典著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
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離朴散其可
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
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
一殷紂承之而天下跛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靈而
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
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
書禮樂復何爲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
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
不可歸哉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
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
也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
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子曰大雅或幾
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陶元亮子
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
於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
餘樂天之道也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

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
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
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
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
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
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
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
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
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
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土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
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
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
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
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
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
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
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子曰君子
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
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子曰太
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

君比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文中子第九卷終

文中子第十卷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姚義困於窶房玄齡曰傷哉窶也蓋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况爲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

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具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墮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况君乎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

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
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杜
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
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
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
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
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
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
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信顏氏知之矣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
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興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
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
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文中子曰仲尼之
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
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
之不能用也是蘆是藜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
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
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
仁壽也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
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

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
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末爲龍
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
胡寧是營末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
上也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
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
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
義

文中子第十卷終

重刻六子後序

近皆好古學左傳國語六子尤
尚然聞本差落彌甚讀者病焉
其由來遠矣莫識其真也予于
外父艮所先生處得此本乃是
少華許先生之刻於荆者也此
正于閩中亦有缺予因閱視漸
加增改雖不免以魯爲魚庶無

章句之失矣六子舊有數家註
 六閩本也煩于考訂今姑正其
 大綱舍其萬目以俟後之君子
 雖然不猶愈于綱不正目不舉
 耶遂梓之以垂永久庶使後世
 得以觀其全書而今之行于世
 者又得以稽證云爾歲月別



嘉靖癸巳孟夏朔日山陰後學周洞識

